



儀禮疑義卷五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士昏禮第二

案經首止言昏禮是儀禮之舊此目錄士字當是鄭所增又大宗伯五禮之次此當

第十三第二說非詳士冠禮

訂義鄭目錄云娶妻以昏為期因而名焉于五禮屬

嘉禮

疑義註士娶妻之禮日入三商為昏大戴記及別錄

此皆第二說詳疏下記云記士昏禮故知是士娶妻

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考靈曜亦日入三刻

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

前後共五刻此據整數言

廷華案註謂士娶妻蓋謂士自主昏也其說非是又據周禮司寤疏云日入三刻為昏不盡三刻為明又詩東方未明疏謂書緯以刻為商則即此疏所引尚書三光考靈曜說也賈以考靈曜為三刻蓋誤商為刻耳且據疏所引馬氏說以日出前後各二刻半為昏明月令疏引皇氏說謂昏旦中星春秋分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後二刻半始昏日出前二刻半已明相去少晝五刻每刻三度半強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旦中星相去應百六十五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餘其說與馬氏同是必當以二刻半為斷也鄭因緯說乃以三商言之疏又為之解曰以整數言不知候緯之法辨在圭撮豈容為大槩約畧之辭况昏旦三商共多一刻即多三度半有餘周天之數已差百分之一尤不可混也仲春曰日中仲秋曰宵中則昏之中星相去亦當分天之半中星分天之半者以日之出卯入酉亦分天之半也如是則日出即為明何必未出二刻半為明日入即為昏何必入後二刻半為昏即以虞書中星論之書信日中星為以殷仲春註家混以朱鳥七宿言不知南方三辰鶉首為鶉翼鶉

尾為鳥帑惟中之鶉火可以單言鳥一行以為鶉火
是也蓋據十二次二十八宿之位東以大火為中故
仲夏曰星火北以元枵為中元枵又以虛為中故仲
秋曰星虛西以大梁為中大梁又以昂為中故仲冬
曰星昂以三時準之則仲春并不當言鶉火而言星
蓋南方以鶉火為中鶉火又以星為中也且仲春中
星不但是星且是星四度仲秋中星不但是虛且是
虛五度六度之交據前漢志星七度虛十度則星四
度虛五度六度之交為二星也中即為分天之半也
此惟日入之頃為然若過二刻半有餘則已差八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有餘星四度者已移為張五度虛五六度之交者已
移為虛三度尚得謂之中星乎若以經言此經壻家

陳設則曰初昏記親迎對擯者亦曰初昏則鄭說尚

可信哉或問緯書雖秦漢以來傳會不經之說然如

徒註引乾鑿度云父坐子伏大司寇註所引孝經援

神契云刑者例也過出罪施其說未為悖謬疑義中

凡引緯書輒竭力排之毋乃太過曰非過也蓋不見

已耳使緯說雖不經而無害于天下之故則何致見

斥于前魄寶及五尚書帝命驗詩含神霧春秋文曜鉤

河圖括地象崑崙神州諸說自鄭引之郊邱之禮為

其所累者千有餘年宋志載王欽若請恭諱靈威仰
等名時禮官又舉書緯帝命驗靈符文租寺名以折
之聶崇義自命知禮亦以采感帝為赤熛怒皆鄭註
累之耳今緯書存者甚少且禮人知為其非不足為
累然據各經所引不一周禮註說已不下百十餘條

昏禮

至如天官九疇註所引曰者天之明語寔本孝經緯
乃以孔子曰冠之可謂証聖不經矣不但此也春官
占人疏并謂周易交象不若圖緯直是無所忌憚者
不加之排斥必終起而累經且今之儒者湘織緯之
傳多踈咎于秦漢諸君然按周禮註有禮說樂說等
名賈公彥謂漢禁緯書故改緯為說是其罪在下不
在上總由漢人多好奇且欲借此 又案篇內器服
以示囊括其蔽如此不可不察也
之屬無一定之等如用鴈為大夫之贄墨車為大夫
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為士禮註以墨車為攝
盛疏以女泛穎黼為假盛愚謂若以攝盛言則車服
等俱應泛大夫禮胡又有攝不攝之分則所謂攝盛
特說經者不得已之辭耳據經首昏禮二字上原無
士字鄭元目錄自增入士字則士禮攝盛特鄭註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他經寔無可據其器服等不過錯舉士大夫禮以為
之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奉而行之餘則各
引其分而為之具聖人制禮之義大略如此鄭疏添
入士字道注疏主此意而曲為之說者不一而足讀
之殊未敢安故贄之說如此

昏禮

下達納采用鴈

采七
在反

訂義註采采擇之禮也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雁
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朱子云此謂自天子下達

于庶人納采皆用雁也廷華案禮先采采而不辭然
後問名納吉也此上當有關文
疑義註達通達也將歆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
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下達者男
為上女為下取陽唱陰和之義納采用雁者昏禮有
六五用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惟納徵不
用雁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且三禮不云納言納
者恐女氏不受若春秋內納之義若然納采言納者
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
女氏已許故不言納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
幣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
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也左
氏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
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
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訊之彼無納吉者
以莊公在母喪內親迎納幣非禮之事故闕其納吉
以非之也

廷華案經不言雁故疏謂有束帛為摯不用雁不知
雁摯也他摯雖或用帛此束帛則為納徵之禮不可

混而為摯據下諸辭俱不言雁摯惟皮帛則鄭重及
之則非摯明矣。又案六禮或言納或不言納未必
即有深意如賈說則納采時女家許否固不可知至
納采問名之後既得吉卜而告女氏昏禮已成豈尚
有翻悔不許不受之理此說斷不可泛。又案莊公
納幣非禮經文顯然公穀不訊其喪中納幣第訊其
親納幣已非疏謂穀梁特闕納吉以非之其說穿鑿
據下納采問名同時舉行後又有納吉禮納吉可以
請名槩之故穀梁不言納吉是未可知不當曲為之
說况傳不過發明經義又何必是加書法且闕納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亦不見得非之之義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訂義註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
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席面上右設
几席有首尾疏下禮賓云徹几改筵是為人設席故
以此為神席也戶西賓客之位故為尊處知受禮于
禰廟者以記云允行事受諸祿廟也取地道尊右之
義故席西上几在右也公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
是席有首尾也廷華案戶室戶也室南向牖在西戶
在東戶西即牖之東蓋堂之中也賓曰東上此曰西

上陰陽之義也

疑義註西上神不統于人疏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于人神尊不統于人取地道尊右之義廷華案鄉射諸禮註皆以統于賓言彼有衆賓其席以次而西故曰統于賓耳此神席專設在堂又賓席未設何統之有此是注家習氣不自覺其辭費也使者玄端至

訂義廷華案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此士大夫禮使者當是媒氏之屬至奉男父命來至門外也疑義註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夫家之屬者按士冠贊者于中士下士差等為之此云夫家之屬亦當然假令主人是上士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屬是不命之士緇裳者案士唯有三等之裳元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即元裳然士有三等裳直言元裳者據主人是上士而言士冠云有司如主人服則三等士之有司亦如主人服也廷華案莫夕之說之非說已見士冠禮又冠禮止言贊者與贊冠而不言其為何如人其以贊冠為降主人一等者特註說耳此疏竟以彼註為經謬矣至云

主人是下士屬是不命之士其說尤謬據周禮典命
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是大國上中下士
皆一命小國上中下士皆不命也如賈說則大國上
中下士之外又有不命之士小國不命之士以上又
有上中下士其與典命經文不顯然悖之乎據下記
士受皮疏云此不命府史之等與子男之士不命者
別又以既夕禮士受馬為胥徒是鄭賈所謂不命之
士蓋府史胥徒耳案周禮天官目錄疏云府史胥徒
並亞士與此疏意同六典各疏此等說甚多此又以
為不命之士下疏又毅然謂與子男不命之士別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如何據要之使者是媒氏媒氏不可以屬吏言也疏
承註說而發明之曰上中下士之差曰三等裳曰據
主人是上士曰三等士之有司皆與士冠禮疏同余
辨之已詳此并以府史等為士則尤謬矣且下賓升
疏以此為賓主敵則又何屬之可言

擯者出請事入告

訂義註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
猶問之重慎也疏論語云無必故云不必事也

疏以主人

之屬及羣史言上已詳之此刪教氏曰允請事西面人告東面廷華

案擯者當是私臣將命者賓與擯者辭詳下記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訂義註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疏士冠禮主人西面賓東面此及鄉飲鄉射不言面

位文不具

疑義疏此士卑無君臣之禮雖屬吏直言不答不言

辟

廷華案使者為男氏納采不敢當賓禮故不答拜非

卑之謂也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訂義註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揖

疑義疏碑在堂下三分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

廷華案碑在中庭當云二分庭一在北疏本下記言

之不知彼原非中庭此註明言當碑不當取以為証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

北面再拜

註命文阿為庭君委反

訂義註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疏賓使者也禮之通

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案鄉飲

酒聘禮皆云賓當楅獨此云當阿故云示親親也凡

士之廟五架為之棟北一楅下有室戶中脊為棟棟

南一架為前楹楹前接簷為殿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故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棟在室外故得深入當之廷華案命辭詳下記六禮同

疑義疏主人不言當阿則如鄉飲主人當楹再拜鄉北而大夫射于庠庠則有室故物當前楹士射于序序則無室故物當棟此士之廟有室

廷華案考工以檐為阿此注以阿為棟蓋檐下非賓主位故以為棟是也室賓主進退東西相向賓當阿則主亦當阿相對致命可知致命畢主人乃至阼階上再拜耳疏因主人不言尚阿遂故以鄉飲酒當楹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例之不知彼經賓主並當楹楹在階下故即皆拜于此此經與彼異不可例也物當棟說鄉射詳之

授于楹間南面

訂義註授于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疏好合其賓主遠近節同也凡賓主敵者授于楹間是以聘禮賓覲大夫云受幣于楹間鄭云敵也又云公側襲受王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私覲皆云當東楹是尊卑不敵故不于楹間也南面並授者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但南面並授也廷華案楹間兩楹之間堂之中也授授鴈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訂義廷華案老即趙魏老之老蓋家臣之長注以老為羣吏之尊者蓋即上屬吏說也不確又士冠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此亦當然也

擯者出請

訂義註不必賓之事有無

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註古文禮為醴

訂義註問名者將踈卜其吉凶疏此一使兼行納采

問名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廷華案經言問名記載其辭則曰女為誰氏據內則三月之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合男女言則女固有名氏則隱公八年左氏傳所謂

因生以賜姓

如舜生媯汭故陳為媯氏

昨之土而命之氏

若胡公封于陳

命曰陳氏

諸侯以字

其臣以王父字為氏

為謚因以為族

或使即先人之謚稱

以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若趙氏韓氏之類

無駭

之為展氏以因王父之字公子展遂以字為氏也女

何氏即父之氏耳但未有已納采而猶不知其氏者

下記注謂謙不敢必主人之女此曲說于情理不協

疏云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三月名其說較勝于

鄭據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

伯仲如不知姓則書其氏姓如宋子齊齊姜之類伯

仲如伯姬仲子之類夫銘者名也曰銘而仍書姓與
伯仲則婦人不以名行而即氏與伯仲以為名理固
有之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訂義註禮賓者厚之

注厚上有欲字無謂刪之

疏此下至造于門

外主人禮賓之事

疑義註此醴亦當為禮疏大行人上公再裸侯伯子
男一裸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為名皆
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為禮敬之禮不取醴義也司儀
註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備聘禮卿亦云無備註云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備辟君大夫已上尊得有禮擯兩名士以下卑惟稱
禮也

廷華案註因司儀王用鬯禮賓不言鬯而言禮是亦
理之可通者若謂凡言禮者皆是上于下之辭且與
備字別則卿大夫所謂以禮禮賓之又何說耶據士
冠禮主人戒賓註以賓為主人之僚友冠畢則曰禮
賓是敵者亦曰禮不得以上下為說此疏又引之不
可為訓至所謂聘禮卿亦云無擯者按彼經聘享之
後賓朝服問卿受幣無備彼註以辟君為訓蓋賓與
卿名位相敵所謂無備正敵者曰備之謂也但彼經

問卿只言賓未嘗言禮則得有賓禮兩名之說又不可信矣要之此與冠禮賓皆敵者不必為無事自擾也

賓禮辭許

訂義註禮辭一辭疏一辭許者主人禮賓之常法鄉已行納采問名賓主之情已通故一辭而已廷華案賓亦就次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

甒云甫反

訂義註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于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疏為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則西上為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徹云其几于後授賓側尊亦言無玄酒者以醴象太古質故士冠與此昏禮之等皆無玄酒知此亦有篚有籩豆者可知此尊與篚等南上故云如冠禮者士冠禮子有篚寔勺解角柶脯醢南上下贊者酌醴加角柶明有篚盛之又荐脯醢則有籩豆可知此尊與篚等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教氏云易他席而布之廷華案此特改筵其位仍在戶西徹几則亦易他几于後授賓也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

左之西階上答拜

校胡飽反辟房蓋反註古文校為枝

訂義註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遠遁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于几間執之授設皆然是以聘禮奉兩端以進有司徹云尸進二手受于手間註云受設手間謙也雖不言兩手兩手授之可知又聘禮公振袂中攝之進西鄉賓進訝受几于筵前以此言之公尊中執几以一手則賓以兩手于几端執之也

疑義疏如初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人北面再拜拜賓至此堂飲之燕禮大射公食大夫皆云至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拜先言至者欲見賓至乃拜之是有尊卑不敵之義餘至在拜下者體敵之義也此為禮賓有拜至者前雖有納采問名之事以昏禮有相親之義雖後亦拜至也聘禮不取相親之義故不拜至是以彼鄭註云以賓不于此始至也拂几者案有司徹以右袂推拂几三註云拂者外拂之也則此亦外拂之三也凡行禮敵者拂几卑于尊者則內拂之故聘禮云宰夫內拂几三鄭云內拂几不欲塵坳尊者是也若冠禮賓無几者冠禮比昏為輕鄉飲鄉射及燕賓賓輕無几聘賓及公食大夫賓重故有几此賓主不敵授校者

昏禮異于餘禮此几以安體非已所得故賓受訖然後答拜下經受醴之時先拜乃受者彼是入口之物已所當得故先拜後受賓以几避者以賓卑也賓卑故以几避也聘禮賓卑亦云以几避有司徹不云以几避者尊尸故也覲禮不云以几辟尊王故也廷華案拜至特主人敬賓之意並無相親義若說相親則聘何嘗不是親睦聘禮私覲拜至則醴賓亦當拜至文省耳若云不相親故不拜則豈有不親于醴而獨又親于覲之理 又案冠為成人之始其禮非輕于昏飲射為賓興大典燕禮據彼註疏為卿大夫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勤勞之功而設烏得以其賓為輕且據燕禮疏云卿大夫為聘而來還與之燕又云四方聘客與之燕則聘賓即是燕賓據聘禮註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彼經首云君與卿國事據註說是大聘公食大夫據註是小聘則聘禮與公食禮俱有燕具賓重則俱重輕則俱輕乃重彼而輕此又何也要之飲射等禮俱應有几或文有闕遺斷不可妄為之說 又案前使者節註以為夫家之屬余疑其非此疏賓主不敵等說即前節註意且既以為此賓不敵而其言拂几也則曰敵且尸尊主卑既以有司徹為外拂又據聘禮

謂卑于尊者內拂前後矛盾不可解也况經明言授
校據既夕記疏几兩頭各施兩足其為兩手執之可
知乃又轉一說曰昏禮異于餘禮豈不支離 又案
此言先授後拜則主人既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
答拜故必設几後乃答至受醴時主方執醴故賓先
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兩文情理不過如此疏忽
創為非已所得及已所得等說鄙陋已極何以訓
經至主拜賓拜俱有相拜之禮即如鄉飲酒禮是鄭
賈所謂賓卑者當獻賓賓拜則曰主人退及酢主主
拜則曰賓退註俱以退為拜聘禮賓觀再拜公少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則不特卑始拜尊也况是經賓本不卑烏得傳會其
說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柶音四柶狀如匕以角為
之葉柶大端註古文葉作

搗

訂義註贊佐也佐主人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
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授廷華案贊者私臣之
屬酌醴酌醴尊以寔解也

主人受醴面柶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

柶故
作枋

訂義註賓復位于西階上北面教氏曰西北面以賓

在西階向之也醴子婦皆北面者以其立于席西也
賓于西階上復位俟既荐乃升席于賓拜主人少退
主人拜送賓並如之

疑義註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北面明相尊
敬此筵不主為飲食起疏知疑立者鄉飲酒云主人
阼階東疑立明此亦然也此筵為行禮故拜及啐皆
于西階

廷華案疑立者無事而立如疏所引鄉飲酒禮據彼
經拜洗卒盥讓升之後則曰賓西階上疑立下即曰
主人坐取爵席前北面獻賓又曰賓進爵受疏云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進者見主人獻已席前進于席前受之是為主人有

坐取爵之事而賓已無事故疑立耳又彼經賓升席

設俎之後則曰主人阼階東疑立又曰賓坐左執爵

祭脯醢云云是賓方有事而主已無事故疑立耳及

主人將酬賓又曰賓西階上疑立此類甚多蓋皆因

無事而立也若此經主人方在受禮獻賓之時何暇

疑立又彼經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

賓拜主人亦當少退得烏能疑立 又案註謂此筵

不主為飲食疏謂此筵為行禮故拜及啐皆于西階

不知凡筵皆為行禮焉有專為飲食而設者若以拜

啐必于西階始為行禮之筵則據士冠醴子曰冠者
筵未坐啐醴降筵坐奠解拜是拜啐皆于筵前彼何
嘗非行禮之筵而拜啐俱不在西階賈說尚何信哉
要之拜啐于西階上皆是敬主之義啐于西階蓋有
不敢當此筵之義不當妄為之說也

贊者荐脯醢

訂義廷華案此贊疑即擯者

賓即筵坐左執解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
醴建柶興坐奠解遂拜主人答拜

訂義註即就也左執解則祭以右手也九祭于脯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豆間祭者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之

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

扱初洽反註云謙敬示有所先謙字無謂刪

疏曲禮主人延客祭註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啐嘗也
廷華案既言興復言坐者坐如曲禮坐而遷之之坐
疏所謂跪興而跪跪而奠解遂以拜也

賓即筵奠于荐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訂義註荐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
賜將踈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疏此奠不言面位
下贊禮婦奠于荐東註曰升席奠之明皆升席南面
奠也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

不敢羈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執以反命者下記賓
右取脯左奉之乃踈執以反命是也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訂義註人謂使者送者授于階下西面然後出去疏
知授于階下西面然後出去者以賓在西授脯文在
出上故知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訂義註踈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
于是定疏凡卜筮皆于祔廟教氏云如納采亦醴賓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註今文纁皆作熏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
無過五兩儷兩也廷華案徵徵辟也辟用束帛是正
禮曰如納吉則亦用雁贄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註每端二丈皮鹿皮

疑義註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
疏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為摯故也孝經鉤命決云
五禮用雁是也案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
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泛殷之
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媒氏註云納幣
用緇婦人陰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忝此元纁俱有

故云象陰陽備也陽奇陰耦三元二纁也其試為大夫及幼為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大夫昏禮元纁及鹿皮則同于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也

陰陽備說詳士冠五禮用雁
詳首節五行十日說詳周禮

廷華案徵自當以徵辟之徵言蓋婦有相道徵辟為當鄭註以成字求合成昏禮之說未的又案注以元纁為陰陽備疏引媒氏注納幣用緇婦人陰也說以証之夫天玄地黃緇近玄則天之色陽也鄭又自謂纁近黃為地之色今以緇為陰必且以纁為陽不但悖于理亦自矛盾矣且納幣士用元纁庶民止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用緇若以士為備陰陽豈庶民陰陽獨可不備耶且既以緇為陰又謂陽奇陰耦三玄二纁則又以元為陽是賈本無定見何以說經又案納幣說前已詳之此疏又為孔子變周之文說不知春秋尊王豈有以殷制變周制之理其不言納徵而言納幣者或春秋時變徵稱幣或以莊公喪中結昏不足為禮故變徵為幣以譏之若以此非昏禮者然是未可知如疏說則是生今世而反古之道也孔子其然乎試為大夫及幼為大夫等說之謬士冠禮詳之其士冠記所謂大夫昏禮彼註以改娶言是也此疏又舉試為大

夫苟言之大謬至大夫雖改娶禮無考賈以元纁鹿皮與士同理或有之姑存以備參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訂義註主人辭者陽唱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吉之疏上納采之禮下至主人拜送其中揖讓升降送迎之事此皆如之壻父卜得吉日使使告執謙故請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寔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

高冑

去起呂反註肫或作純古文純為鈞髀為脾今文高為鉉古文冑為案案高為閉冑不鉉貫冑耳以扛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者教氏曰肫當作純

訂義註期取妻之日鼎三者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胙升于冑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數偶也腊兔腊也肫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窳賤也飪熟也疏以下盡合卷論夫家迎婦豫陳同牢之饌東方北面是禮之正但數鼎故云北面北上凡鼎陳于外者北面為正阼階

下西南為正寢壻之室也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中別各有門戶故言寢門外也廷華案下婦饋言合升側載此不言側載者下兩俎分載之此一俎合載之也案肺當兼舉肺祭肺以舉肺亦祭故以祭槩之兩者各二則四也豚只一肺此有四者析之父醮子當在此時合右胖升者以夫婦各一也若祭則升右曰蹄甲不用者以其踐地穢惡也下文皆坐祭之荐黍稷肺即此祭肺贊爾黍稷授肺脊即此舉肺脊也牲一身前有肩臂膈後有肱胛脊肱作膊中央有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脊正脰橫脊取中央正脊故云體之正兔腊也者牛羊用麋腊士兔腊可知凡牲体用一胖腊則左右体脅相配共為一体故得全名特牲少牢亦用全大斂士虞皆用左胖不全者喪禮略

疑義疏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也此亦東方不辟大夫者重昏禮攝盛也祭時二肺俱有生人惟有舉肺皆祭今此得有祭肺者郊特牲論娶婦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故與祭禮同二肺也特牲魚有十五此夫婦鬼神陰陽故同祭禮十五而去一若生人則與此異故公食大夫一

命者七魚再命者九三命者十有一天子諸侯無文
或諸侯十三魚天子十五魚也

廷華案陳鼎惟喪祭在西餘則皆在東此疏忽引特
牲辟大夫之說而以此經東方為攝盛可謂造作無
理夫盛苟可攝則牲牢等皆當如大夫矣乃何以鼎
則有三五之分暗則有麋兔之異獨此鼎之陳設乃
為攝盛即且特牲第言北面北上闕東方字以凡陳
鼎例之則亦東方也彼注自造為當門北面辟大夫
說此又據之則悞而又悞矣 又案郊特牲云元冕
齊戒鬼神陰陽也鄭注以元冕為祭服陰陽為夫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疏謂祭服齊戒是敬此夫婦之道為鬼神故此疏亦
據此為兼有二肺解也舉肺祭肺之說膳夫職辨之
已詳但祭祀雖有二肺而其祭皆為祭食所先如主
人固祭尸亦皆祭尸即鬼神而亦祭則祭食與所祭
之鬼神不同不當以祭祀之禮槩之也若以有祭肺
即為鬼神則據膳夫授祭嘗食王乃食註以祭為扞
肺疏又以扞肺為祭肺是生人亦用祭肺矣焉得曰
惟有舉肺即曰用祭肺者以鬼神視之與祭祀同然
王生人也夫婦亦生人也焉得曰生人惟用舉肺若
據郊特牲元冕齊戒為祭祀鬼神禮因以夫婦為鬼

神則五冕二弁及元端孰非祭服朝覲會同皆須齋
戒豈亦可樂以鬼神祭祀之禮盡舉以求其合蓋臆
說不足信也至魚十有四減十五之一鄭以敬其敬
偶是夫婦各七是也賈舉公食七魚九魚十一魚之
說為生人之數此十四為鬼神之數不知此夫婦各
七正與公食一命之數合烏得又泛而鬼神之至天
子諸侯說尤為不經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

訂義廷華案設洗必兼水水在洗東文省尔

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醢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
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
疏引周禮釋敦皆有蓋者飯宜溫比春時故也廷華
案醬合醢言是用醢釀成者故鄭以為和

疑義疏以醢和醬者得醢者無醬得醬者無醢和之
則夫婦皆有

廷華案膳夫醬兼醢醢言醢人則曰齊醢菹醬醢人
則曰醬齊菹是蓋有用醢而成者亦有不用醢而成
者註所謂和即釀之義蓋以二者相雜之謂也疏混

大羹清在饗

大如字又音恭清去急反註今文清皆作汁
按字典清清俱音去急反音泣清幽濕也無

羹汁義清則集韻
以為汁又作清非

訂義註大羹清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
周禮曰羹齊視夏時疏引周禮証大羹須熟故在爨
臨食乃取也教氏曰此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于他
羹故曰大復曰清者嫌羹當用肉也

尊于室中北牖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柄柄改枋

註今文枋作柄

訂義註墉墻也禁所以廢甌者玄酒不忘古也綌粗
葛疏古謂黃帝以前以禮運云汙尊而杯飲謂神農
時雖黍稷未有酒醴則神農以上以水為元酒也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華案二尊俱用酒此為夫婦三醕而設下註所謂內
尊也玉藻士用禁元酒在西不用也南柄便于酌也
不言篚者爵在外篚此不重設也

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寔四爵合卷音謹

訂義註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
外尊合卷破匏也四爵兩卷凡六為夫婦各三醕一
升曰爵疏略之者對上文夫婦之尊有元酒此尊非

為夫婦故略之夫婦酌于內尊云云者據上文元酒

主人知之韓詩外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廷華案上二句言外尊蓋贊酌以自

昏禮
宣

酢者初酌自爵三酌合盞贊自酢亦用此爵

主人爵弁纁裳緇施泛者畢玄端乘墨車泛車二乘執燭

前馬

施以政反
又音移

訂義註主人壻也壻為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
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所
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施謂緣施之言施以緇
緣裳象陽氣下施乘二車泛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
漆車執燭前馬使泛持炬火居前焔道疏自此至
俟于門外論親迎之節廷華案士冠禮爵弁服纁裳
純衣緇帶韎韐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泛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私臣之屬泛車貳車也馬駕墨車者施裳下緣也

疑義注不言衣與帶而言施者空其文明其與施俱
緇用泛者有司也疏爵弁而纁裳以爵弁亦冕之類

故亦纁裳也鄭注弁師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梳士
變冕為爵弁故云冕之次也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
用爵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故為攝盛則卿大
夫朝服以自祭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玄冕攝盛也
若上公有孤之國孤締冕卿大夫同玄冕侯伯子男
無孤之國卿締冕大夫玄冕也孤卿大夫士為臣卑
復攝盛取助祭之服以親迎則天子諸侯為尊則衣

矣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則五等諸侯玄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玄冕天子親迎當服衮冕矣是以郊特牲云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以社稷言之據諸侯而說故知諸侯元冕也冕服迎云云者郊特牲文士冠爵弁服云緇衣緇帶此文有緇施無衣帶二字故曰空其文以施著緇者欲見施與衣帶同色故云俱用緇也大夫以上有貳車士無貳車此有者亦是攝盛也周禮巾車云木路以封藩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士乘墨車為攝盛則大夫當乘卿之夏縵卿當乘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孤之夏篆木路無飾不可使孤乘之禮窮則同也孤還乘夏篆又于君之外特置亦是尊尊則尊矣不欲攝盛若然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則諸侯天子尊則尊矣亦不欲攝盛依巾車自乘本車矣玉路祭祀不可以親迎當乘金路矣以攝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但尊適子皆與父同庶子宜降一等也廷華案周禮司服命服止有五冕一弁弁則皮弁為元冕之次皮弁色白爵弁色如爵與皮弁不同且不在命服中周禮辨之已詳此經爵弁纁裳與士冠禮同註以其為元也其說士冠禮詳之註冕服親迎云

云蓋合郊特牲及哀公問意會言疏以為郊特牲悞
又案爵弁服士冠禮已詳之此不言緇衣緇帶韎
鞞而言緇衣蓋彼此見義也注以空其文明與衣帶
同色鑿矣又據士喪禮記言貳車白狗攝服是士明
有貳車也此疏謂士無貳車悞攝盛說詳上 又案
爵弁助祭之說鄭蓋本雜記言之據雜記大夫冕而
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士
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己可也其說如此而無
爵弁明文註家因此經爵弁親迎與弁而親迎相似
故以彼弁為爵弁因以此弁為助祭也然據少牢玄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冠朝服是大夫自祭未嘗用弁則其說不足信矣鄭
以雜記之大夫為孤故異于少牢然少牢註未嘗謂
其大夫之非孤其為牽合甚明賈乃以攝盛為辭且
推之卿大夫亦當攝盛又謂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其
說支離 又案諸侯元冕以祭特鄭改玉藻而為之
說余于司服註辨之謂司服經文天子以裘冕為上
享先王則衮冕是自祭用次服也準之諸侯則公以
衮冕為上服其次服則鷩冕自祭當服之侯伯當毳
冕子男當希冕此即司服天子衮冕祭先王之例也
玉藻所謂元端而祭當是衮衮之訛鄭妄改端為冕

謂諸侯自祭皆玄冕與司服天子衮冕祭先王之例
不符是不足據 又案周禮司服云孤之服自希冕
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
服大宗伯疏謂有孤之國孤締冕卿大夫元冕無孤
之國卿締冕大夫元冕是與司服卿大夫元冕之說
顯然相悖此又舉其說為訓大謬 又案疏因墨車
攝盛又廣推之孤卿大夫之攝盛其謬與推廣爵弁
之說同至謂木輅無飾不可使孤乘之故孤第乘夏
篆不知木路既可以封藩國又胡不可為孤之乘總
緣隨意造作故其謬至此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婦車亦如之有袂 袂昌占反

訂義註亦如之者車同等夫家共之袂車裳幃周禮
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教氏曰如者如逆者畢元
端以下之儀

疑義註大夫以上嫁女自以車送之疏案宣公五年
左傳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休以為禮無反
馬而左氏以為得禮禮婦人謂嫁曰踈明無大故不
反于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訊乘得匹至也據
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鷩巢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
之又曰之子于踈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

乘其車也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
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
女嫁留其車可知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反馬禮
也以此鄭歲膏盲言之則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
車送之也又詩序云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以此差之王后始乘重翟則上公夫
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三夫人與三公夫
人當用輦車九嬪與孤妻同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
妻同用夏縵女御與士妻同用墨車也其諸侯夫人
姪娣及媵并姪娣以次下夫人一等為差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親迎為六禮之一親迎者即鵲巢詩所謂百
兩御之百兩迎之焉有夫家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
理此經壻車婦車並舉其為夫家所共甚明註乃以
臆斷之曰大夫以上自以車送之據疏引左氏反馬
據左氏傳有反馬說註謂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反
馬此或是送女之人所乘如下所謂送者或載嫁女
服器之車俱未可知禮貴三送豈有嫁女而不使送
夫之理何休說本是鄭必異之何所謂鍼膏盲乎又
如何彼穠矣詩曰王姬之車又曰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是平王之女孫故曰王姬詩人以肅雍美之蓋美

現乘車之王姬集註以為王姬之嫁是也箴膏肓乃謂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之車是舍其現在之王姬而進溯其母之為王姬曲折牽強甚矣何足為自以車送之証又鵲巢詩所謂迎御亦正夫家共車之証賈乃以為自乘其車何其瞶瞶且如賈所引詩序王姬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然以王姬之女而乘王姬之車不又僭乎賈又由詩序推之謂上公夫人用厭翟云云其說雖未的然據其說則所謂上公夫人侯伯子男夫人三公大夫孤卿大夫妻等其車仍繫于其夫則其為夫家之共甚明要之親迎之意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夫家自以其車迎之耳若自乘其車則往就矣烏得曰迎

至于門外

訂義註婦家大門之外疏下揖入至廟廟在大門內故知此大門外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訂義註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疏以先祖之遺體許人將告神故女父先于廟設神席乃迎壻也

女次純衣纁衾立于房中南面

衾如占反

訂義註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

純衣絲衣女泛者畢袷玄則此衣亦玄矣衽亦緣也
凡婦人不常施衽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
衣不以衽明非常髮皮義反疏不言裳以婦人之服
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
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

疑義注衽任也以纁緣象陰氣上任也疏追師註次
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鬢言如少牢主婦髮鬢外
內命婦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士服爵弁
助祭之服以迎則士妻亦服緣衣助祭之服案內司
服王后之六服五等諸侯上公與王后同侯伯夫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自禴翟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翟而下此純衣即緣衣
廷華案註任字說曲而鑿至以衣為玄疏謂爵弁當
以緣衣配又謂緣衣亦助祭之服蓋據內司服命婦
之服有鞠衣展衣緣衣鄭謂孤之妻服鞠衣卿大夫
之妻服展衣士之妻服緣衣故特牲禮主婦纁笄宵
衣疏以宵衣即緣衣也但鄭賈以爵弁為大夫自祭
其廟則其妻之衣亦當與大夫同內司服註既以大
夫妻服展衣則士妻亦當服展衣乃第以緣衣當之
何也又鄭既以展衣服編為大夫妻又以少牢大夫
妻髮鬢為次則其說又自為矛盾矣又士妻雖是助

夫廟祭然主婦配主人蓋主人之次不得以凡助祭者為例賈欵以士妻祭服配士助祭于公之服不倫甚矣又內司服注以公之妻與子男夫人同闕狄其說本悖詳內服此疏又謂上公夫人與王后同不更謬耶絲理色理說詳此上刪

姆纓笄宵衣在其右

姆亡侯反纓山買反綃生縉也

訂義註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纓約髮笄今時簪也纓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疏家語婦人有七出無子出云云何休註公羊云無子弃絕世也鄭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猶有六出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喪服乳母據大夫子有三母子師慈母保母慈母闕令有乳者養之謂之乳母師教之乳母直養之而已漢時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為之并使教子故引以証之也此纓亦如士冠纓以縉為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約髮而紒之姆所以異于女者女有纓兼有次姆有纓無次也詔辭自右故姆在女右言綃衣亦與純衣同是祿衣用綃為領

故因得名綃衣也必知綃為領者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褌尔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褌褌既為領明朱綃亦領可知案上文云女褌衣下文云女泛者畢褌元皆是褌衣則此綃衣亦褌衣矣女與女泛禪黼領此姆以元綃為領也以下女泛者被黼領明此據領也

廷華案后夫人無子不出其說不見所據詩言素衣朱繡註謂繡當作綃鄭以綃解宵本此但經明言宵衣特牲宵衣注亦以為衣此注乃以為玄宵為領說本造作賈又因朱褌之為領及下女泛言黼黻遂據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宵為領之証不知女泛之領與姆又何涉且據特牲言主婦纓笄宵衣註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詩有素衣朱宵非直証字為宵亦以証婦人宵衣為玄其說明此又以為領宋楊復儀禮圖以為二說牴牾是也

女泛者畢褌玄纓笄被黼黻在其後黼若迎反

訂義註女泛者謂姪娣也詩諸娣泛之祁祁如雲黼禪也詩云素衣朱褌尔雅云黼領謂之褌考工記本

周禮云白與黑謂之黼

疑義註褌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天子諸侯后夫

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如今偃領士妻始
嫁施禪黼于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禪音疏
同者即婦人之服不殊裳內司服王后之六服註云
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二王後禕衣故
云后夫人狄衣也卿大夫之妻刺繡以為領者以士
妻言被明非常故知大夫之妻刺之裳也于卿大夫
之領上則刺之男子衣畫而裳繡其婦人領雖在衣
亦刺之矣然此士妻衣領上別刺黼文謂之被則大
夫以下刺之不別被之矣偃領鄭目驗而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內司服註謂婦以專一為義衣裳不異色其
說近理則凡婦女只言衣而裳可知此經既言元衣
則亦元裳矣何必又以同字明上下同元之義據論
語衿締綌註衿單也謂單服之此經黼既是單則衣
亦單故曰衿玄註訓為同疏以不殊裳解同字蓋
為註作解耳不可為訓 又案黼為章飾女從不應
有此姑存注說以待叅若因此推之卿大夫之妻以明
其非常之說則傳會矣且經明女從者而註疏乃並
以士妻言之何也若以姪婦言則又妾而非妻矣攝

說見篇首狄衣
等說周禮詳之

主人立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訂義註賓壻疏此男至女氏之大門外女父出迎之

事

主人揖入賓執鴈送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送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訂義註賓升奠雁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疏此言女父迎賓壻入廟門父迎出大門之事也奠雁再拜當在房外當楣北面知在房戶者見隱元年紀履緌來迎女公羊傳曰訖始不親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迎也何休云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迎于房者親親之義也禮不參者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主人不送不相參也廷華案此有父母戒女及送之節記言父西面戒之又言父送女命之此又言不降送者蓋戒在女出房時送則又申命之也送當少違其位但不降耳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訂義註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乘如字註今文景作憬

昏禮

訂義註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疏乘以几者謂登車時如尸乘以几之類景之制無正文故曰蓋如明衣

疑義疏此嫁時尚飾不用布案詩云衣錦裝衣裳錦裝裳鄭云裝以禪縠為之錦而上加禪縠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祔被彼以庶人用縠連士妻紵衣則士妻亦用縠碩人是國君夫人亦用裝則尊卑同用縠也庶人卑得與國君夫人同也

廷華案詩裝禪衣此景亦禪其音亦相近其異同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可考也鄭氏詩箋言碩人而以為庶人妻之嫁服說本刺戾此疏又合士妻庶人妻與君夫人同用縠則承誤而又甚之矣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訂義註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門外
疑義疏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故改為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

廷華案喪服內則雖俱有異宮說然未聞父子各門

之說以理論之父母現在壻豈得自立為家郊特牲
言男帥女女送男夫婦之義由此始無剛柔字

儀禮疑義卷五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儀禮疑義卷六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吳廷華存疑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與
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訂義註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送者也御
謂壻送者也疏此明夫道婦入升階對席沃盥之儀
婦在尊西未設席壻既為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
席揖即對席為前後至之便故也廷華案入由桌西
壻升自西階雖是道婦亦父在出入不由阼階之義
此節內當有燭入之文盥俱當于北洗第言夫即席

者婦俟饌饌具乃即席也

疑義註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疏知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者以其有南北二洗

廷華案此當如先儒說媵沃御盥御沃媵盥為是蓋媵御佐禮當盥以致潔也鄭道志說既謬且婦人不

下堂今媵亦婦人乃下堂而沃壻盥于南洗乎

贊者徹尊罍舉者盥出除罍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泛設

訂義註執匕者執俎者泛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牲體也俎所以載也

別彼疏別出

牲體者凡牲有體

別為肩臂臑肫胙脊脅之等于鼎別匕出之載者依

其體別以次載之于俎也教氏曰此左人北面載右

人則西面面此載以俎承物之祿士喪禮云載兩脾

于兩端兩肩亞兩胙亞脊肺在于中皆進柢載魚左

首進鬯三列腊進柢此魚十有四則為二列載腊如

豚惟無肺耳俟時而升廷華案贊亦婦女知禮者為

之上尊有罍徹之待酌也設匕俎待載也亦徹豆巾

疑義疏特牲右人于鼎北南面匕左人于鼎西俎南

北面載昏禮當亦右人匕左人載也

廷華案儀禮大槩右人于鼎東西面七左人于鼎西
俎南北面載惟士虞禮鼎在西階下故七者東面而
載者則仍北面也此疏以右人鼎北南面左人鼎西
俎南北面此說泛何而來據特牲加七註云左人北
面疏亦以為鼎西北面猶與此疏合也但彼注又云
加七東柄疏亦云然夫東柄者以七者在鼎東西面
故東其柄以便其七耳若右人鼎北南面則當南柄
不當東柄也

北面載執而俟
訂義註執俎而立俟豆先設疏下文菹醢後乃云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入設于豆東故知也
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訂義註執七者事畢逆退至此乃著其位略賤也疏
士冠未行事陳主人位即言兄弟及擯者之位此初
陳鼎門外時不見執七者位至此乃著其位故言略
也廷華案逆退者西面七畢乃轉南面而退也載者
尚立俟故七者先退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
于俎北

訂義註豆東菹醢之東疏醬與菹醢俱在豆知不在

醬東者下文醬東有黍稷故知在菹醢東也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

訂義教氏曰黍在豚南稷在魚南

設對醬于東

訂義註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疏壻東面設醬在

南為右婦西面則醬在北為右皆以右手取之為便

故知設之當特俎東也廷華案以下言婦饌不言俎

者同牢者亦同俎曰對者以壻饌為主也特俎即上

所謂腊特于俎北者也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

會故外反卻去通反註今文啟作開古文卻為

絡

訂義註啟發也疏菹醢在其南北上者謂菹在醬南

其南有醢若壻醢在菹北泛南向北陳為南上此泛

北向南陳醢在菹南為北上也啟會卻于敦南云云

者取壻東面以南為右婦西面以北為右各取便也

卻仰也謂仰于地也廷華案會敦之蓋上四敦有蓋

此乃啟之至是始布席者婦人在中饋之義饌後乃

得即席也

疑義流鄉飲鄉射燕禮大射不設清者非飲食之具

也少牢無清文不脩有司徹有清賓尸禮褻故有之
疏要方
語刪

廷華案清本佐食之具飲射等飲而不飲故無清疏
說非也少牢文不脩是矣至有司徹雖有肉清七清
但祭祀之清在登不祭不齎彼清在俎齎而嘗之蓋
賓尸尚味與正祭在登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荐黍稷肺

訂義註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壻揖婦使即席荐菹醢
疏主人東面知西面告也云荐菹醢者以其儀禮之
內單言荐者皆據菹豆而言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贊尔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

註古文
黍作稷

訂義註尔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
用者謂用口啜清用指^將肺疏舉謂舉肺以其舉以
祭以食故名肺為舉也近謂移口之之使近廷華案
俎不可移置席上故授肺脊而已尔黍注謂便其食
則席上之右也

殺義疏玉藻食坐盡前謂臨席前畔則不得移置席
上此云席上者鬼神陰陽故泛特牲祭祀又特牲少
牢先祭舉食舉乃飯此先食黍乃祭舉相反者彼九
飯禮成故先食舉以為導食氣此三飯禮略故不須

導也此先尔黍稷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士禮同也少
牢佐食先以舉肺脊授尸乃尔黍者大夫禮異也然
士虞亦先授舉肺脊後乃尔黍者喪禮與吉反故也
廷華案經本不言席上鄭言席上者蓋清醬道醢俱
在席前故不得不移此于席上也食坐盡前固已此
黍則置于人之右而不置于人之前尚何不容之有
乎陰陽鬼神說亦未的 又案饌食無不祭而先飯
之理此經雖先言皆食後言祭舉食舉然玩也字義
蓋謂其食黍者皆祭舉食舉而後食黍是錯綜之文
非先後之序也疏謂三飯不須道食殊矣至特牲少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牢皆祭禮此合登禮儀節自是不同不應據一節之
異遂斷為尊卑之大別也

三飯卒食 飯夫晚反

訂義註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
也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醕婦亦如
之皆祭

訂義註醕漱也漱所以潔口醕酌內尊疏自此至尊
否論夫婦食訖醕乃徹饌之事壻拜當東面婦拜當
南面少牢饗皆答拜註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

面席者皆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也知醕酌內尊者
以下文云贊酌于戶外尊故知此酌內尊廷華案洗
酌者取爵于堂洗于房而酌于室也

疑義註醕演也安也演安其所食也疏特牲醕尸注
云醕猶行也是願行安樂之少牢註醕猶羞也食而
又飲之所以樂之不同者文有詳略相兼乃具士虞
注直云醕安食也喪故略之

廷華案註謂漱以潔口蓋願養之道應尔也又別為
演安說疏合其說凡四見而詳略不同蓋好奇之過
節外生枝如此非正論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贊以肝送皆振祭濟肝皆寔于菹豆

訂義註肝肝炙也疏特牲少牢獻尸以肝送濟之加
于菹豆與此禮正同也主人與祝加于俎者下尸故
不敢同之也士虞尸加于俎者喪祭故鄭云加于俎
送其姓体也以喪名志于味但此云寔不云加異于
祭故也教氏曰振祭者亦以肝擣于醢而祭也

疑義注飲酒宜有以安之也疏云寔不云加者異于
祭

廷華案安字鑿且未協如下再醕無送豈彼獨不當
安之耶又祭與濟之後或言加或言寔其義一耳賈

因士虞言加于俎此言寔于菹豆遂以祭禮言加此
不言加為異于祭不知特牲亦祭禮其舉獸幹及魚
也則曰尸寔魚于菹豆其說安可信哉

卒爵皆拜

訂義註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
內則女拜尚右手

贊答拜受爵再酌如初無泛三酌用斝亦如之

訂義註三酌亦無泛也疏再酌如初者如自贊洗爵
以下至答拜受爵也云亦無泛也者三酌用斝文承
再酌之下明知事事如再酌以其初酌有泛再酌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初無泛三酌用斝亦無泛其寔皆同再酌也廷華案
泛即上節所泛之泛受爵虛爵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
爵拜皆答拜興

訂義註贊酌者自酢也疏皆者皆夫婦也三酌乃酌
外尊自酢略賤者也既合斝乃用爵不嫌相襲爵明
更洗也教氏曰三酌乃酢異于常禮代人酌已亦拜
象受也廷華案洗亦在房

主人出婦復位

訂義註復尊西南面之位疏出言出所案下云主

人說服于房則亦東房矣廷華案為將徹且說服也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訂義註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為媵御餽之徹尊不

設有外尊也

案徹饌設于房如上文設于室之禮也媵西御東矣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

說吐活反註今文說

作祝

訂義註巾所以自潔清教氏曰脫上服也廷華案說

服當于隱處其房室之西南隅與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訂義註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覲良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所之止足也疏前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夫在

東婦在西示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就

陰故男女各于其方也

案疏說未確姑存之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訂義註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

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

著昭略反

疏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據

此而言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此幼

時纓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衿纓綦屨此許嫁之

纓纓有二等

燭出

訂義註昏禮畢將卧息廷華案出出于室也

媵餞主人之餘御餞婦餘贊酌外尊酌之

訂義註外尊房戶外之東尊疏亦陰陽交接之義廷華案經不言媵御餞位據上經云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則壻之餘仍在東婦之餘仍在西媵位如壻御位如婦惟尊在房戶外為異耳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訂義註為尊者有所徵求疏供承夫婦者以女為主廷華案媵初至有所徵求必資之御則御亦在焉經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文省耳

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

訂義註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于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不着純衣纁衽者彼嫁時之盛服成昏之後退泛此服也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鄭知十五為限者以其十五成童也案十五說無教氏曰纓笄宵衣猶士之元冠元端蓋事舅姑之常服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

席註古文舅皆作咎

訂義註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疏知此房戶之西者以舅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姑當房戶之東即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也

婦執筭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筭音煩

訂義註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筭筭蘆矣進

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筭羌居反
蘆音蘆

疏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服修取其断断是修雜記云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註云其見

主于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己見不復特見諸父

各就其寢此不言者文略也知有衣者下記云筭緇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被纁裏加于橋為敬也下舅直接之而已姑則親舉之親舉者若親授之故于舅得云尊不敢授廷華案進者自西階上東面至阼席前也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訂義註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

則俠拜

俠古洽反

疏先拜處者謂前東面拜處也廷華案

此言還則進近席奠之乃用辟拜而還先拜處又拜

也

降階受筭服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訂義註姑執筭以起答拜婦授人徹之舅則宰徹之

疏知舅則使宰徹者下記云舅答拜宰徹也廷華案
北面向姑也人女送授女送令宰徹之曰舉以興則
視撫有加禮矣

贊醴婦註醴當為禮

訂義訂贊醴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疏自此至
門外醴婦之事廷華案舅姑尊故贊代為醴婦猶宰
夫為主人之義

席于戶牖門此當在堂之中說見士冠禮子

訂義註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賓位于此是以禮子
禮婦皆于此尊之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側尊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魚乙反

訂義註疑正立自定之貌疏禮未至而無事故立以
待事若行禮之間而立則曰立不得云疑立也

贊者酌醴加柶面柄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
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荐脯醢

訂義註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
之禮疏以贊者授故面柄冠禮贊授賓則面葉賓授

入于子乃面柄又拜俠拜也禮于禮婦俱在賓位子南面
受醴此則東面彼南面者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

在東亦面之拜也

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
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荐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
人于門外面又拜奠于荐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
訂義註奠于荐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
祭得禮人謂婦氏人疏知升席奠之者上冠禮禮子
禮賓皆云即筵奠于荐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明此奠
時升席南面奠乃降北面取脯下饗不親徹俎于禮
時禮訖故後略之知人是婦氏人者以其在門外婦
往授之明是婦氏之人也教氏曰門寢門出門授之
異于男子之禮廷華案升席下當有坐字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訂義註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教氏曰既授脯即
反而行饋禮廷華案此所謂禮成而加之以敏也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訂義註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
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與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
謂醬清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自此至之錯
言婦饋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異者彼有
魚腊并稷此無魚腊與稷彼男東面女西面其醬醢
菹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舅姑共席東面俎豆等皆

南上是其異也周人尚右胖故右載之舅俎南為上者決同牢男女東西相對各一其右也雖不言酒既有饋明有酒在其地中

婦贊成祭卒食一酌無泛

註今文無成

訂義註贊成祭者授處之疏謂授之又處置令知在于豆間也

席于北牖下

案牖當作墉

訂義註室中北墉下疏將為婦餼之位

婦徹設席如前初西上婦餼舅辭易醬

訂義註婦餼者即席將餼也辭易醬者嫌泔汙疏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餼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言將者事未至嫌泔汙者以醬乃指呷之泔汙也廷華案內則子婦既食須餼

則婦餼其常但易醬耳以其為婦之始故辭之

婦餼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

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訂義註奠于篚疏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者贊婦祭之也知奠于篚者此云如取女取女有篚明此亦奠之于篚

婦徹于房中媵御餼姑酌之雖無媵媵先于是與始飯之

錯

註古文始作姑疏舅姑為飯始不為始俗本云与始餼之錯者悞也

訂義註古者嫁女必娣姪泛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
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
舅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廷華案諸侯夫人
自有娣姪同姓二國媵之亦各有娣姪共九女大夫
士無二國之媵故娣姪亦謂之媵此媵對娣言則姪
也先謂先于御蓋御主也娣姪客也有娣則娣先今
雖^無娣姪亦先于御也與猶預也謂預此錯者即舅姑
前飯之餘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訂義註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
舉九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疏自此至駮俎于婦氏
人言饗婦此于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下
記註云舅獻姑荐脯醢脯醢無洗是舅獻姑酬共成
一獻仍無妨姑荐脯醢也奠于薦左者此經不言處
所故云九通鄉飲酒鄉射燕禮之等
疑義注其燕則使人舉爵疏昏義饗婦注云昏禮不
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此士同
日也燕則使人舉爵者案燕禮獻酬訖別有人舉旅
行酬是也

廷華案昏義無大夫明文鄭因彼言厥明此無厥明
字故強為士大夫之分不知此經注屢言攝盛烏獨
享而不攝之况一日之間行見舅姑禮又行醴婦禮
又行饋舅姑禮其儀亦甚繁乃又以享禮責其行不
但過勞恐日亦不足是當異日為之不得強為之說
也又案飲射等禮酬酒俱奠于荐東東為左此注
以為荐左是也至燕則更使人舉爵語則牽引無謂
按燕獻酬後有媵爵之禮疏所謂舉旅行酬是也然
與奠爵無涉與此經享婦尤無涉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疏曲禮子事父母升
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婦降自
阼階是授婦以室也云授之室昏義文

踈婦俎于婦氏人

訂義註言俎則享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
有司踈以婦俎當以反命于女之父母明其得禮疏
雜記云大享卷三牲之俎于賓館是賓所當得也享
時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者乾而不食故鼎俎此
亦不食故踈之也經雖不言牲既有俎俎所以盛肉
故知者有牲此婦氏人即上婦所授肺者

舅享送者以一猷之禮酬以束錦

註古文錦皆作帛疏禮有贈錦之事故不送古

文教氏曰聘禮使介用錦辟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以帛為是

訂義註爵至酬賓又送之以束錦所以相厚

疑義注送者女家有司疏大夫遣臣送之士無臣故

有司送之

廷華案士無臣說詳士冠此經注疏于贊御俱謂之

有司是冠禮注所謂屬吏及府史胥徒也不知元士

本有臣以下亦有隸子弟不當以公家之臣主私事

也

姑享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九享速之疏左氏

傳云士有隸子弟士卑無臣自以其子弟為僕隸故

知隸子弟之妻妾也聘禮享食速賓則知此亦速之

允速皆就館速之是以下文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者以束錦鄭云就賓館則賓自有館婦人送者亦當

有館男子則主人親速婦送者不親速以婦人迎客

不出門當別遣人速之廷華案送者當有僕婦一流

太宰職所謂臣妾也隸子弟妻妾說不確至享禮甚

繁注疏但以速為說未免掛一而漏萬聘禮賓館係

君禮不可以為例也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訂義註贈送也教氏曰古之士得取于異邦則大夫可知矣獨云贈丈夫則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就賓館疏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迎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註喪服亦云古者大夫不外娶今言異邦得外娶者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者也廷華案人臣義無私交烏有尊卑之分當另考之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訂義註沒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疏此至享禮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曰舅姑沒三月廟見之事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

月亦廟見舅舅存姑沒無廟可見自然如常禮也曾

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祿來疎也擇日而祭之祿為婦

之義也奠菜亦祿祭者學記云皮弁祭菜也下云婦

執筭菜篚即筭也廷華案女入必見舅姑而後成婦

上婦降自阼階所謂授之室也然後可以祭舅姑致

則無所授此奠菜則如見矣乃可以祭曰三月者時

祭必三月一舉必于祭前行之亦有不必三月者此

特舉其最久言者

疑義註菜用董疏用董者舅姑存時用棗栗服修義

取早起肅栗治服身修則此亦取謹敬因內則有董
萱芬榆供養是以疑用董故云蓋也

廷華案謹敬之義似矣然取義何常如內則芬榆之
屬孰不可曲取一義以為訓烏得據以為解經

席于與廟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訂義註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疏此廟見象生時見
舅姑別席異面不與常祭同也知考妣廟者曾子問
云擇日而見于祔

祝盟婦盟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祔婦之姓
曰某氏未嫁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
女則曰姬氏未婦言未為婦嘉美也皇君也疏此亦
異于常祭象生見舅姑在外沐浴乃入舅姑之寢故
洗在門外也某子者若張子李子教氏曰用筭菜同
于生時之贄也曰帥婦則婦亦升自西階也時婦入
室西面祝在左而為之告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案坐當

訂義註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扱
地手至地者以手至地謂之扱地則首不至手又與
男子空首不同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者婦人肅

拜為正今日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稽首六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周禮太祝辨九拜鄭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也四者是正拜婦人以肅為正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訂義註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敬也

疑義註于姑言敢告舅尊于姑

廷華案告舅不曰敢告告姑則曰敢告不過文偶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同舅尊于姑之說無謂

婦出祝闔牖戶

訂義註凡廟無事則閉之疏先言牖後言戶者先闔牖後闔戶也無事閉之鬼神尚幽闇故也廷華案說文牖穿壁以木為交窓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訂義註因于廟見禮之疏舅姑生時見訖使贊禮婦于寢之戶牖之間今使老醴婦于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處所則別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也故此亦廟見禮之

壻享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享禮

訂義疏舅姑沒故壻兼享丈夫婦人如舅姑享禮并有贈錦之等

記士昏禮

訂義疏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

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祿廟辭無不腆無辱

訂義註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祿幣不善

主人不善來辱疏用昕使者謂舅氏使向女家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明之始君子舉

事尚早也用昏壻也者謂親迎時也知辭無不腆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是賓納徵時不得謙虛為辭不謝來辱者不為謙虛教女正直之義也

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

訂義註摯雁也皮帛儂皮束帛也疏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摯士摯雉此亦士禮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可制者可制為衣物亦教婦以誠信之義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

鮒音附

訂義註殺全者不餒敗不剝傷疏鮮取日新之義鮒取依附之義全取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也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訂義註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
女子許嫁謂年十五已上至十九已下曲禮女子許
嫁纓此不言纓文不具也

疑義註許嫁謂已受納徵禮也疏納采問名納吉三
禮雖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
親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者按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
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彼以非許嫁笄笄輕故
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
嫁者當用酒醮之敬其早得禮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案首節注言男氏先使媒氏通言女氏許之許
者即此記所謂許嫁也此記乃以納徵為許嫁不自為

矛盾即曲禮受幣在許嫁之後烏得為許嫁之証

又案注以笄禮猶男之冠蓋冠與笄皆成人之始故
其禮並重非因許嫁而後重之亦非因不許嫁而遂
輕之也雜記疏載賀瑒說謂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
為之着笄女賓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
主婦女賓不脩儀也此注疏輕重之分蓋承其悞耳
試思主婦女賓何嘗不是婦人烏得強以婦人為輕
又雜記明言禮之賈則以禮之為許嫁女笄禮以醮

之為未許嫁女筭禮武斷之謬乃至于此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訂義註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疏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

問名主人受雁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訂義註受雁于西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廷華案致命皆當阿比對當亦如之當阿亦階上地但入堂深耳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昧執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反命奉芳勇反

訂義註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

疑義疏登醴者謂贊醴婦時禮成于三始祭禮之初故云始扱一祭及又扱分為兩祭故曰又扱再祭是為三也

廷華案經醴賓以柶祭醴三此祭醴當指賓言况下明言賓取脯又言反命其為賓之祭醴甚明賈以贊醴婦言之謬至所謂又扱再祭者據廣韻再仍也謂仍如始祭扱之以至于三也疏謂再祭分為二祭此

無可據非也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
在南

訂義註兼執足者左手執前而足右手執後而足在
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為門中既狹西上
中庭位併疏執皮者二人相隨而入至庭北面皆以
西為左一手執而足毛在內故云內文門狹執皮者
又橫執之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匠人
云天子廟門容大高七個註大高長三尺共二丈一
尺此士廟降殺甚小故云狹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注攝猶辟也西上中庭位併疏象生者取人生
息之義

廷華案攝斂也斂毛在內故曰內文辟義不可解又
注疏凡物必取義卑鄙可笑此疏生息之說亦然又
三分庭一在南則近南矣註以為中庭悞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
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遠東壁 見賢通反

訂義註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寔所用為節疏經不見
主人之士受皮記故之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
上執之足遠身為外釋之則文見故釋外足見文也

受皮者自東出云云者謂自東方出于執皮者之後
至于左北面受之也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
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賓堂上致命時庭中
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幣時士于堂下受
皮是其庭寔所用為節也

疑義註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為人官長自
由也疏周禮典命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命
與不命國皆分為三等上九中九下九諸侯之士上
中下士同命令言中士下士不命者據上士為官長
者若主人是中士則士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士是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命之士府史之等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別案既夕宰舉
幣是士之府史則庭寔胥徒為之上士等說詳上
使者玄端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訂義註女既次統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荐焉
重昏禮也女奠爵于荐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
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疏母荐者享婦姑荐脯醢故知醴女亦母荐示親授
壻且當戒女並參下文而言也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
西階上不降

訂義註必有正焉以托戒之使不忘疏母出房戶之西南面女出房案疏本有西行字刪故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送時戒之戒使不忘者謂托衣笄恒在身而不忘持戒亦然

疑義疏此士禮父母不降送棗桓公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則似得下堂者與此異以其大夫諸侯天子各有昏禮故不同也
廷華案疏引穀梁傳又謂諸侯之禮則母下堂士禮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則父母俱不下堂似亦有據但禮以不下堂為尊諸侯夫人非卑于士妻何以士妻不降而夫人反下堂以理論之則當以此經不降為斷不當舉傳以斷經也

婦乘以几送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訂義註持几者重慎之疏經不見送者故記之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罍酌元酒三属于尊弃餘水于堂下階間如勺

訂義註屬注也玄酒泆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
乃取之三注于尊也疏經不見徹幕以下事故記之
酌玄酒注尊者謂于外器中酌取此泆水三度注于
玄酒尊中禮成于三故三注之也郊特牲云明水泆
齊貴新也今事至乃取之故云貴新禮有玄酒泆水
明水其寔一也明水者司烜氏云以陰鑿取明水于
月也

疑義疏配尊之酒三酒加元酒爵鬯與五齊皆用明
水配之郊特牲云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不言爵
鬯者記人文略也故天子諸侯祭祀得爵鬯五齊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酒並用卿大夫士祭直用三酒與元酒無五齊與爵
鬯及明水若生人相禮不忘本亦得用以其用醴醴
則五齊中醴齊也

廷華案周禮酒正疏云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
為十六尊蓋以五齊各有一明水之尊三酒各有一
玄酒之尊也司尊彝疏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爵鬯
五齊三酒併配尊則尊有十八是于酒正疏十六尊
又增出鬱鬯玄酒二尊為十八尊也十八尊中正尊
與配尊各九即此疏配尊等說也余辨之已詳大略
謂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一酒加玄酒之文泆所

謂加明水不過如禮運所謂玄酒在堂醴殘在戶蓋于五齊之尊外又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之尊也又據彼文云明水洗之似五齊各有一明水洗之不知五齊雖有異同而明水則一何必分而為五且據司尊彝疏爵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此蓋為洗清洗醖言之如其說亦只三酒用水洗與爵鬯五齊何涉此疏復舉以為說謬矣至爵鬯五齊之在祭祀也裸用爵鬯卿大夫祭祀無裸禮猶可言也若五齊則據司尊彝註云饋用盞齊饋為饋食禮盞齊為五齊之一卿大夫士之祭皆泛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食起而饋用盞齊是即據鄭說卿大夫固用齊鄭因少牢特牲二禮俱不用齊故造為此說然與饋用盞齊之說已自為矛盾此疏乃據以訓經何其陋耶

笄緇被纁裏加于槁舅舂祥宰徹笄

註今文槁為緇

訂義註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攝為敬槁所以廢笄其制未聞疏經不言加飾故記之

婦席荐饌于房

訂義註醴婦享婦之席荐也疏享婦非惟有席荐并有俎俎則不饌于房泛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今據醴婦時有席與荐饌于房中而言也

享婦姑薦焉

訂義註舅姑共享婦舅獻爵姑荐脯醢疏經不言姑荐故記之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訂義註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
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疏經惟言北洗不
言洗處及篚故記之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
得北堂之名北堂房半以北者以其南堂是戶外半
以南得堂名則堂是戶外之稱則知此房半以北得
堂名也知房無北戶者上文云尊于房戶之東房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南戶矣燕禮大射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不
言入房是無北壁且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
婦酢舅更爵自荐

訂義註更爵男女不相因也疏享婦舅獻姑荐今婦
酢舅婦自荐之嫌別人荐故記之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散拜洗辟音

訂義註不敢與尊者為禮疏此當在酢舅之上在此
者敬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

凡婦人相享無降

訂義註姑享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

疏經不言故記之言凡者敬見舅姑共享婦及姑享
婦人送者皆然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訂義註入夫之室三月之後于祭乃行謂助祭也疏
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舅在無姑三月不須
廟見則助祭案內則曰舅沒則姑老者謂姑六十亦
傳家事任長婦三月廟見之後亦得助夫祭此謂適
婦庶婦無此事亦經不見故記之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醮子召反

詳義註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享也酒不酬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
酒卑之其儀不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疏不享者
以適婦不醮而有享今以醮替享故不享也不酢酬
者亦如庶子醮然享婦及醮子皆有脯醢故知亦有
脯醢其儀同者適婦用醴于客位東面拜受醴替者
北面拜送今庶婦雖于房外之西亦東面拜受醮者
亦北面拜送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既室其也

訂義註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祿有
惠明下達既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疏知擯者請事

告之辭者以吾子有患既室某也是使告主人辭明知請事告之辭也明下達者此稱有患既室即壻家舅已有辭下達女家見許今得言既也

廷華案已下問名納吉采準之曰字上有當納采二字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訂義註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疏亦是使者通連上語告壻者之辭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蠢失容反

註古文弗為不無能字

訂義註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使者疏此使者門外告擯之辭也

致命曰敢納采

訂義疏此使者升堂致命于主人之辭亦當有主人對辭文不具也

廷華案無對辭其即以前辭對與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訂義註某使者名也疏本云問名而言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三月名此名即姓號之名

疑義注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廷華案使者方向主人納采豈有不必主人之女之

理是當以婦人不以名行說為是教氏曰謂女之伯仲蓋如摯仲氏任之類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疑義註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之女疏明是為主人之女容舊知之故不對

廷華案此當以某氏對文畧或闕耳注疏即上義不可為訓

醴曰子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泛者

註今文於為于

訂義註言泛者蓋謙不敢斥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訂義註將行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訂義註主人辭固如故

某辭不得命敢不泛也

訂義註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辭已之命

納吉曰吾子有既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訂義註既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與音豫註古文與為豫

訂義疏我與在以夫婦一体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故云我與占吉中也

疑義注與猶兼也

案與預也兼義未的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儼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曰命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訂義註典常也法也疏吾子有命至請納徵是門外向擯者辭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使某也請吉日

訂義註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

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報期期服則

踰年款及今之吉也疏申重也謂納采已後重受主

人命也昏須及吉吉凶不相干若陟凶不得行吉禮

及今吉時成禮也大功之喪服不廢成禮若期親內

則廢故舉合廢而言皆已之齊衰期服之內親故據

三者之昆弟也今據父之昆弟期于子小功不得與

子娶妻若于子期于父小功亦不得娶妻今皆據壻

之父而言若然已父昆弟子子為小功而言此三族

者已與子皆為服期者而據大判而言耳教氏曰三族謂父母妾之族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

訂義註前命者申前事也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訂義註曰某壻父名也

廷華案下某使者名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訂義註某吉日之甲乙疏某日者是使者傳主人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日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訂義註須待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

訂義註告禮所執脯

主人曰聞命矣

父醮子

訂義註子壻也

疑義疏女父禮女重之而用醴又在廟父醮子輕之而用酒又在寢知醮子亦不在廟者若在廟以禮筮

于戶西几在神位今不言在寢可知

廷華案迎婦承祭祀視以先人之遺體許人義無重

輕之別曰醮曰醴特互文見義耳此俱當在廟疏以

不言神位故知其寢未免穿鑿

命之辭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 相息亮反

訂義註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訂義註勗勉也若猶女音汝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

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深戒之詩云大妣嗣徽音疏

敬先妣之嗣者婦人入室代姑祭也廷華案帥帥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妻也謂自勉以帥其妻共勉之也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其將請承命

訂義註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

行昏禮來迎疏使其某者壻廷華案命壻父命之也言

女父有敬須之命故壻父命壻以茲初命請承命也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註古文母為無

訂義註夙早也早起夜卧命舅姑之教命疏上送父

母俱戒訖此續成前文

疑義疏此續成前文庶母所戒亦然以前後語等不
同故兩處戒之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
姑命此註有姑字傳寫悞也

廷華案上記只言戒而無辭此又補其辭疏謂前後
語時不同若父母有戒辭者非至庶母之戒上無其
文此下方言之疏謂庶母亦然若上文亦有庶母戒
之者尤悞 又案此只言命自應合舅姑言之此及
下疏以舅命姑命分言之未免武斷

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訂義註悅佩巾廷華案衿帶也蓋繫繫之帶繫以盛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庶母施之此未施擊故結悅于帶而已亦必有正焉
之義宮事室中事即內政也疏謂姑命婦之事說見
上節此刪

庶母及門內施擊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
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擊註視乃正字今文
作示俗悞行之

訂義註庶母父之妾也擊擊囊也男擊草女擊絲所
以盛悅巾之屬為謹敬申重也宗尊愆過也諸之也
示之以衿擊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
者之戒不嫌忘之疏盛悅巾者內則曰箴管線續施
是盛悅巾之具此物所以供事舅姑故曰謹敬也廷

華案施以母所施之衿繫之也

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訂義註姆教人者古記文十四字石經有之監本脫落今依永樂大典本并注補入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訂義註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

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宗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

十老而傳八十齊衰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

宗子其取也父命之疏宗士適子者大宗小宗皆是

適妻所生長子也按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曰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

何休云為養廉遠恥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

友宗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

窮者何無母也休註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

稱父兄師友以行宗公無母莫使命之自命之則不

得不稱使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

母母不通也休註云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

友稱父兄師友以行耳

支子則稱其宗

訂義註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弟則稱其兄

訂義註弟宗子母弟疏上支子謂庶昆弟稱其宗子故知此為宗子母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覲

訂義註女氏稱昏婿氏稱姻覲見也疏此已下至篇

末言不親迎婿往見婦父母事也三月者亦如三月

婦廟見自此至敢不送是與擯者請對之辭也稱昏

稱姻尔雅文

案此婿辭昏姻並稱則尔雅不足據也姑存之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尋請吾子之就官某將是見

訂義註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疏使婿還就家

敬往就見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註今文無終賜

訂義註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

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送

朱子本注古文曰外

昏姻教氏曰當有外字

疑義註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案注因主此說故不送古文然當以古文為是

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

訂義註婿見于寢奠摯者婿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

也疏禮見賓及士親迎皆于廟此壻非賓非親迎
故知在遠也凡執摯相見皆親授受此獨奠之象
父子之道質

疑義註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

廷華案此當與親迎同迎于大門外注第謂出內門
者誤至奠摯之禮據聘禮賓覲入廟門奠摯則奠于
庭之西南廟只一門故入門即為庭此庭在寢門則
應入寢門不第入大門而已

擯者以摯出請受

訂義註故使以賓禮相見疏聘禮執摯入門右送君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臣禮辭之送賓禮故請退送賓客相見受之

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訂義註出已見女父疏受摯入亦如聘禮受摯乃更
入也已見女父者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訂義註主婦主人之婦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
扉

廷華案主婦應在房扉戶扉也

左扉
存於

疑義注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疏爾雅母與妻
之黨庶兄弟故知主婦于壻者兄弟之道也

廷華學爾雅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其分甚明彼兄弟之說蓋指凡母黨妻黨言之非外舅外姑亦可以兄弟目之且如上主人註以壻有子道主婦為主人之配何至不為子而為兄弟則其說謬矣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訂義註必先一拜者婦人于丈夫必狹拜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荐奠酬無幣疑義註及與也無幣異于賓客疏與者主人與壻揖讓入寢門教氏曰及當作乃

案二義不同而教說為長並存之以待參

壻出主人送再拜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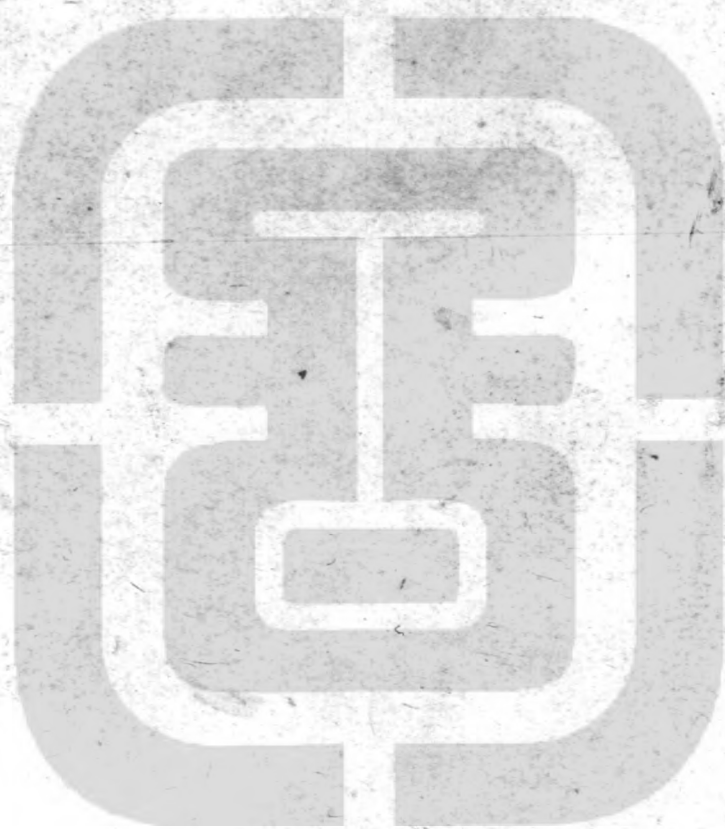
訂義教氏曰送于外門外

儀禮疑義卷六

儀禮疑義卷六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七十七頁